

從黑潮談起—— 臺灣原住民的海洋活動力

文·圖片提供／詹素娟（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）

2007年夏天，蘭嶼島上的達悟勇士，於6月19日以大型拼板舟橫越黑潮，抵達臺東市海濱公園。其後再接再厲，沿東海岸分階段北上，經花蓮、宜蘭、基隆、淡水，最後在7月31日中午停靠基隆河畔大佳碼頭，全程達六百公里。

蘭嶼島雖然位於臺東外海，但在島上住民的記憶中，划駛拼板舟航向臺東海岸卻是創舉。十四名族人在19日凌晨3時出發，拚搏13小時後，終於安抵臺東海濱公園。達悟族人夏曼·夫阿原對航程如此說明：「因為黑潮拉力很大，船離開蘭嶼後，

必須先將船往南划，拉到大武海域，等切過黑潮中線後，再掉頭，順著黑潮北流，逐漸靠近臺東市。為了越過黑潮，多花了四五小時。」他說，當船切過黑潮的時候，四周寂靜，只聽到大家奮力划槳的聲音「喇—喇—」，就這樣通過了黑潮。

黑潮是太平洋北赤道的洋流，受到東北信風影響而往西流動後，在菲律賓的東方海域轉向北方流動。這股來自赤道的洋流，水溫高，鹽分濃，密度大，還受季風風向與強度的影響。當夏季盛吹西南季風時，由於流向與風向一致，黑潮流勢相當強

大；到了冬季，強勁逆向的東北季風則使黑潮流勢減緩。朝著北北東方前進的黑潮，經東海岸的蘭嶼、綠島，從臺灣、琉球之間北流而過，然後流入東海（見圖1）；受到地形束流作用的影響，最大流速線正好通過臺灣本島與綠島、蘭嶼之間（見圖2），難怪划向本島的達悟族人要如此費時費力了。

在無動力船的時代，黑潮主流的強勁水勢成為可資利用的動力，也成為船隻往來的最佳航路。日本學界就曾針對黑潮流路提出「黑潮文化圈」的研究假設，指出黑潮提供的便利，使相關島嶼或地域的人群移動更加密切，而流路所串連的族群文化也有高度關聯性；如臺灣東部的阿美族、卑南族、達悟族，就被日本學者視為與北呂宋、巴丹、與那國島有關的地域與族群。

從臺灣的立場來看，位於黑潮流路上的綠島、蘭嶼，早在原住民「以海為路」的傳說世界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；而原名 Sanasai 的綠島，更發展出一個複雜龐大的傳說體系，顯示其在黑潮流路的族群移動中相當具有關鍵性。

所謂 Sanasai 傳說，其基本原型是：「昔日有一群人，因為家鄉生存不易，所以離開南方島嶼的原鄉（也有說這一原鄉就是 Sana-

sai），往北遷徙。在移動過程中，先到名叫 Sanasai 的島嶼落腳，再遷往臺灣東海岸的某處登陸。之後，或者就此定居，或者繼續沿海岸往北移動，直到找到可以住下來的地方。」在這個故事中，Sanasai 島是以中途站的地位而存在；而傳述故事的民族，則以卑南族、阿美族、噶瑪蘭族與凱達格蘭族為主；因此，日治時期的學者推估，符合這個事涉族群大移動的關鍵島嶼，應該就是臺東外海的綠島（見圖3）。

有趣的是，與綠島僅一海之隔的阿美族、卑南族人雖有祖先海外漂流傳說，近代以來並不以海上活動著稱；遠在北濱海岸的馬賽人（Basay，凱達格蘭族的一支），或距離也稱遙遠的蘭陽平原住民——噶瑪蘭族，卻一直以擅水特性為世人所知。

以噶瑪蘭族為例，文獻曾如此記載，康熙61年（1722年）農曆5月16到18日之間的大風，將漳州把總朱文炳的船從鹿耳門外經南路飄送到山後，再流到蛤仔難（今蘭陽平原），船破登岸，而與噶瑪蘭人有一番過從。由於相處歡快，噶瑪蘭人最後用「鱗甲」將朱文炳送回北海岸的金包里（今金山鄉）。所謂「鱗甲」，就是「獨木挖空，兩邊翼以木板，用藤縛之」的獨木舟；沿途則「一日至山朝（三貂），次日至大雞籠，又一日至金包里。」噶瑪蘭人送朱文炳北返的時間可能在農曆6月初，陽



圖3：Sanasai 傳說氏族的移動情形。（資料來源：移川子之藏等，《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》東京：刀江書院，1935，頁545）

曆約在7月，正是南風盛發之時。行程中，雞籠到金包里不免要逆風而行；但據17世紀西班牙教士 Jacinto Esquivel 的描述，噶瑪蘭人會在收穫季節間前來淡水河口，埋伏擊殺當地人或從事貿易的華人，可見這趟行程長期以來是噶瑪蘭人慣走的路線。

噶瑪蘭人不僅乘風北到上淡水，竟也南下到東部海岸，威脅當地的阿美族人。19世紀初，漂流到東海岸大港口阿美族村社的日人文助，曾留下一條寶貴的記錄（見圖4）。

「在此地，由仲夏到初秋之間，會有被稱做 KaBaLan（噶瑪蘭）的船來到海濱。其船形細長，設

鱗如蜈蚣之足，人數約二三十人；容貌怪異，身著各色彩衣，頭上戴著插滿各色鳥毛的帽子，號叫騷擾的通過海濱。本地土著（指阿美族）都相當害怕，從仲夏到初秋之間對到海濱一事頗為畏懼。此船之 KaBaLan，看到陸上有人，就會登陸捕人，劫持而去。」

透過文獻，我們看到 KaBaLan 舟船活力充沛的衝過秀姑巒溪口海面，以二三十人共划的動力來往於沿海水域，顯現噶瑪蘭人的強大海洋活動力。這種能力，光緒元年（1875）在蘭陽平原旅行的 Taintor 也注意到，噶瑪蘭人不只在溪流與海岸採集、捕魚，更能進入大洋，順著海流，南來北往於宜蘭、北海岸與東海岸之間。

雖然臺灣的海上道路四通八達，但近世歷史多在西部發展，因此過去很少將臺灣納入黑潮文化圈，來探討其與周邊地區及族群的關係。達悟人在21世紀的現身說法，提醒我們原住民族的海洋活動力是活生生的臺灣文化特色；而解讀文獻，更發現來自海洋的訊息，早已是臺灣歷史的一環。



圖4：日人文助看到的噶瑪蘭人與舟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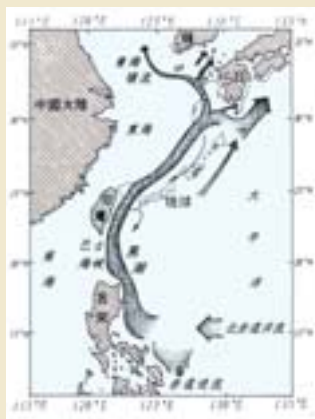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：黑潮主流流徑。（資料來源：游正輝1994，轉引自李玉芬，〈黑潮對綠島早期涉外關係的影響〉，《東臺灣研究》3（1998），頁84）



圖2：綠島附近黑潮流軸與最大流速線的分布。（資料來源：陳惠明1990，轉引自李玉芬，〈黑潮對綠島早期涉外關係的影響〉，《東臺灣研究》3（1998），頁86）